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丛 书

林基洲 主编

#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 主体向度

张一兵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95453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林基洲 主编

#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 主体向度

---

张一兵 著

---

---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豫)新登字 01 号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张一兵 著 责任编辑：牛亚和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23 号)

河南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ISBN 7-203-01168-1 32 印张 15.625 字数 386000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1100

---

ISBN 7-203-03440-2/A·30 定价：15.00 元

##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 总 序 言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是以编辑出版当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著、新观点、新课题、新方法和新资料为宗旨的学术性丛书。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自从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曲折经历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本国具体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蓬勃发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犯错误，就会导致社会思想的混乱，进而导致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害，甚至社会主义制度瓦解。

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一支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干部队伍，也需要一支具备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理论队伍。邓小平同志 1985 年 9 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那种认为在建设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实际意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他要求新老干部特别是新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从而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同时也才能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他早在1979年还说过：“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这些讲话当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泛滥，直至我国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国际上出现了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以后，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我们在着手编选这套丛书的时候，没有奢望它能在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只是考虑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需要加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过时”、“无用”的谰言需要批驳，教条主义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肃清，马克思主义被篡改、曲解或割裂的内容需要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探讨的课题需要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需要深化；因此想从以下三个角度向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们提供一些值得一读的新书。

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的理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在学习、研究原著上下功夫。恩格斯一再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它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要求人们研究它。可是，过去苏联出版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科书和理论著作，过去我国为“左”倾错误特别是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提供“理论根据”而编选的各种语录本和撰写的文章，往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论断解释成

为绝对的真理，把他们的话同上下文、同他们的思想发展变化割裂开来变成教条，甚至把他们的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这就必然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和论点的误解或曲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澄清了过去的若干重大的理论失误，使我们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有可能清理至今还禁锢着人们头脑的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误解。

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已经出版。这为我们重新学习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观点，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过去被忽略了的重要理论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惟有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正确理解其中的观点和方法，才能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给以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可以超越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是因为它是随着历史和科学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理论。恩格斯明确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列宁也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终极状态和终极真理，认为自然界、

社会和人的思想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是理论界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不只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领域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和从中得出的结论，而是运用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去总结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遇到的新问题，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的新成就，在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新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迎接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挑战，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威力。否则，它就会僵化枯萎，毫无用处。

三、研究和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各门科学发展的有价值的成果，分析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国际性理论。它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封闭的学说，而是在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科学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学说。借鉴和吸取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的新思想、国内外的各种理论和思潮提出的新见解以及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新学说，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需要分析研究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代表性的论著、探讨的课题、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西方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评论以及他们对全球性问题的议论，当代西方有影响的学术理论思潮和流派。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才能真正做到辨析精华和糟粕，借鉴有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理论、新视角、新课题

和新方法，从而开阔我们的理论思路，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马克思主义是不断战胜敌对思潮的攻击而向前发展的。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必须研究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思想理论观点。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各种敌对思潮进行透彻的剖析，才能真正使这种批判令人折服。

具体地说，本丛书拟收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精辟阐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的著作，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提出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独到见解和新资料的著作，对现代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国际工人运动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全球性的课题进行探讨的著作，评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著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著作。

本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收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同理论观点的著作，不要求书中的观点绝对正确，绝对正确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要求能提出启人思考的见解。不同理论观点的争论，对错误观点作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

由于编者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所知有限，本丛书已编选出版的著作不都能达到前述要求。好在这套丛书准备长期出下去，编者殷切期望理论界人士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推荐国外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著。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在1986年提议编选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受到普遍冷淡和某些人攻击的情况下，河南人民出版社不顾马克思主义著作销售难，毅然提出了出版这种较高层次的学术性丛书的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时过好几年，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难、销售难的情况没有根本改观，而河南人民出版社仍不改初衷，坚持出版这套丛书。他



们的信念和胆识使[REDACTED]道此事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深受感动和鼓舞。在丛书开始出版之际，谨向代表出版社一直支持并参加丛书编选工作的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志和政治理论处的诸位同志表示谢意。

**林基洲**

1992年1月



## 序

从大约一百五十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诞生以来,围绕着它的争论就几乎没有间断过。赞同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自不必说,就是在赞同者这一边也始终没有达到过理解上的一致。不过,各种分歧之间,其情形和性质又不一样。有些分歧是正常范围内合理的分歧,彼此间虽有是非,但并不掩盖在基本取向上的一致。这一类分歧是大多数,属常见的。而另一类分歧则超出了上述的合理范围,分歧的一方或另双方,于有意无意之间,在争论中渐渐地拉开和扩大了立场上的距离,以至在基本取向上形成公开的对立。这一类分歧是少数,不常见的。对于前一类分歧,我们应取的态度必当是:宽容以待之,虚心以受之,以便达到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相得益彰的效果;而对于后一类分歧,我们应取的态度必当是:务必分清是非,决不在基本立场上求妥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和变化不仅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而且也强烈地受到社会思潮变迁的影响。它经历了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剧烈动荡的变革时期和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它也经历了政治上的进攻时期和退却时期,经历了战略目标的变换和工作中心的转移。而每当面临这种赋予时期特征的战略转变时期即将发生或开始实现的时候,就必然伴随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实践的分化和重组,伴随着政治观念的更新与变革。为了促成和解释这种变革,人们必然会提出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从80年代初期兴起的我国理论

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的讨论热潮，就是在这种战略转移时期进行的。当然，就其背景而言，它还受到由于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而形成的冲击和影响。

必须看到，历史无论怎样迂回曲折，它总是在沿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撤出旧的阵地是为了发展和巩固新的阵地，战略任务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最终目标的放弃，也不意味着要在思想上把先前奉为政治实践原则的那些理论观点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谬误并统统地予以清洗。一切都必须用宏观的变化着的历史的眼光来考察，要更多地面对实际，面对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凸现出来的主要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从而考察这一时期主导哲学精神的那些理论原则和理论观念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转折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执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它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历史实践，同时又在人们的历史实践中丰富、改造和发展着自己。不过，这种发展不是要全部地否定过去的历史，更不是要根本地改变它的原则。因此，在面临时代变革，必须大规模地迎接接踵而来的历史的新挑战的时候，率由旧章，保持原有的一套，拒绝作新的探求和适时的变革是不对的，而借口这种探求和变革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或偷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主导原则更是不对的。遗憾地是，从我国理论界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两种倾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任何发展都好像是历史的延伸，但又不是简单的历史延伸。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充满了曲折和迂回，而且仿佛还有向出发点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要放弃已经卓有成效地获得的一切，而是要寻找新起点，以便向更高的目标推进。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在苦难和挫折中曲折发展时说道：“像 19 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

点和不适当的目的地；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远大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sup>①</sup>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着和上述情境相同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去”，“回到马克思的最初文本”，这几乎是当今所有致力于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的共同意向。如果像上述马克思所生动描写的那样，不惜把事情重作一遍，以便坚决地、更彻底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推向前进，这自然是十分正确而明智的。

回到马克思，回到的原初作品，是为了凭借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史和学说史的丰富经验（成功的和失败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借鉴马克思以后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方面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真正本质。通过这种探索进而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层面和精神内涵，以便使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成功地运用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不仅能成功地运用于革命和战争的旧时代，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肩负起历史的重担，这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考的大问题。

张一兵同志的这本著作就是在上述思想背景下积十余年的研究心得写出来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意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但并不忽视它的客体性原则；意在宏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但毫不贬损它的科学精神。它反对机械论，但坚定地捍卫唯物主义的立场；它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性意义，但并不否认自然界对于人的社会实践的优先地位，并且将永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5页。

远地保有这种地位。作者广泛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也清醒地看到并抵制了他们许多基本错误倾向。本书虽倾重于改革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体系,但作为全书的落点,它对毛泽东、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做了深入详尽的哲学探讨。我相信,本书的问世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孙伯鍨**

1994年8月24日于南京大学

## 自序

读过本书的内容提要,可能不少人的内心里都会有一种深深的颤抖:“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马克思说的吗?这不是在批评马克思吧?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这不是批评马克思,而是在纠正我们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某种误释。<sup>①</sup>

很显然,这也许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辩识的深层理论问题。我想还是从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困惑与解疑过程谈起。

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专业的研究生时,我的导师李华钰教授主持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专题讨论。当时,我们都必须自己收集资料,就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个问题作一个专题发言。我选的题目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在这个作业中,我没有只是停留在那时(1980年)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平面上,而是采取了一种历史考察的思路来透视这一课题。虽然在这个研讨中,基于对马克思以前历史哲学逻辑起点的分析之上,我也正确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逻辑起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我总还是隐约感到自己的立论存在着

---

<sup>①</sup> “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是我用来特指我们传统哲学教科书话语体系的一个特定称谓。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还原与新的理论建构》,《江海学刊》1989年第3期。

某种说不出的缺憾。依我之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历史观的创立，是以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实践——人类主体能动的物质创造活动的历史确证实现的，其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真正揭示。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恰恰确立于在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中科学确定了人类主体的能动地位。<sup>①</sup>在这里，我强烈地觉察到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应该有两个重要的理论逻辑层面：即既科学说明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又坚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基础和客观必然性。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应该是历史地肯定人类主体作用的历史辩证法与坚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统一。可是，我实在不能从当时自己还在作为理论背景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看到这种科学的统一理解。

在我们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话语运作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被解释成一种几乎与历史的真实主体——人无缘的东西。无限丰富的人类社会存在变成了三种物质实体的相加，人之外的地理环境，降低为自然数量的人口，以及似乎与人无关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运动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和“辩证运动”，也仿佛是离开人而运转的客体过程（实际上这仅仅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的独断论理解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关于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经济力量成为支配人类主体的主导力量这一历史的情形，被理解为社会历史的一般状况，由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被解释成一个不以人类主体意志为转移和臣服于社会中“自然规律”的“自然的历史过程”。从这些基本理论要点来看，好像的确坚持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唯物主义原则，也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彻底地革除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源。但我们却看不到了人类社会

---

① 参见拙文：《唯物史观逻辑起点的历史考察》，《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历史发展的总体辩证法，同样也看不到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什么也没做”，人类主体实践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创造着人类社会的历史，从低级向高级、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基本过程。社会历史中的人类主体能动性仅仅萎缩在主观的能动性上，停留在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上。说到底，马克思的历史观又成了“历史是在人之外”发生的客观进程（黑格尔式的论说）。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种深深的缺失的痛楚，但自己还无法科学地说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这一深层病结的源由。

我的新思考是在孙伯鍨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研讨时萌发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精心而系统的研读（这也是我们的“学统”），提供了我所需要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促使我开始了—一个长期的十分艰难的研究过程（1983年—1988年）。这一研究遇到过许多困难，特别是在毕业后也一度中断，但最终还是蹒跚地走出来了。我终于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思想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创立了一种实践的能动的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它的理论本质并不是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所诠释成的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而是建立在人类社会主体通过客观物质实践对外部对象和自身的历史改造之上的科学认知。特别是作为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绝不仅仅是什么对外在于人类主体的社会客观规律的旁观式的直观映射，而主要是由人类自己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建构出的科学理解，并通过这种理解再去科学地认识自然，认识人，认识社会历史过程。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客观物质生产这一一般基础，科学地说明了历史辩证法的客观规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视角（也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广义层面）。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还站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主体视角上，探寻了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中起支配作用的主导因素。在他对人类文明史主体视角的考察中，马克思特别指出了在社会经



济的形态中经济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性和支配性的主导性因素(这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狭义层面)。而这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状态。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主体当然会超越这种被决定的历史状况,成为自觉创造历史的主人。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绝不能被仅仅理解成一种消极的自发宿命论,它不是一种使人产生惰性,用什么“尊重客观规律”的戒律来取消人类主体实践能动作用的“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本应是一种鼓舞人去斗争去奋斗的积极精神力量。它要求改变世界,它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确立在现实实践的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人的客观的历史的主体性。正是在这个大的理论意向下,我开始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去重新认识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也由此,我发现了为传统哲学解释框架长期误解和忽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辩证法逻辑主体向度中的社会似自然性的理论,并且找到了这一理论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联结点。在后来的研究中,我又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的似自然性理论的内在根据,这是他社会批判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社会物役性学说。为此我是十分兴奋的。下面,就是我这一研究成果的主要论点。也是本书的一个简单概要。

我的理论分析首先是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解入手的。就我的认识,在目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只要界说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人们大都会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一段表述,即“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实,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这段文字的引证意向本来就有失偏颇,再加上用它去表征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特征,就与马克思的原意相去更远了。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先从马克思对所谓“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限定谈起。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表示,